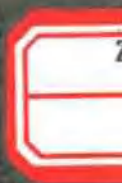


守硯廬文集

二卷



今
碑
集
卷

董作賓敬題





守 硯 龔 主 遺 像 覺 夫 敬 題

清故徵君碩院吳君墓誌

清故徵君碩院吳君墓誌銘

南安吳 增撰文

晉江曾 道書丹

晉江蔡叔仁篆蓋

我來自唐宋以訖於清以古文名家以詩詞名家以金石書畫名家者往往而有然率皆有專優於此者或絀於彼若無各家之長為一家數歸老山海間寂寂無所知名而不悔者厥惟我友碩院徵君一人而已君為殿撰吳公季子母王夫人家北京生君於京師幼穎異殿撰公督皖學學之往在署從佛生胡公讀書偶成

延章大為胡公所歎賞十七補弟子員旋補廩生光緒壬寅補行併科鄉試藝絕佳揭曉得副舉人復入都受業於諸城徐公墳谷即聞經濟特科南海戴文誠公以君應詔廷試二等文名大震當所授知師督以大器期之越年省殿撰公於滇南復侍遊於日本宣統庚戌始以州判分發廣東親故歎謂若在康乾之時特科則詞林之選也君夷然就道既抵粵奉檄司堆石門石門省督廣州刺史吳處默酌貧泉處君乃大喜益肆於學不以吏事奪其稽古之力辛亥夏殿撰公給假出都居滬上即投劾歸侍明年春隨之回籍未數月殿撰公沒於里第於時日暨虞淵復慘遭天故哀痛幾不欲生苦處里廬絕不與人事相接久之乃應林姓聘渡海為之課授經文復以其間刊印殿撰公正氣研齋彙稿及百東詩庚申重至燕京訪王夫人外家而於壘見同化日久通民老矣年少者無復故國之思於燕見寒落古宮輕抱荆棘銅駝之痛感時撫事幾難為懷自是一至申江即杜門不出惟以色養為事迨王夫人沒後遂絕迹城市比年鄉中諸舊友踵相陰翹事創立後社亦僅以詩筒往復未嘗一至也性孝友篤於內行王夫人晚歲多病易怒屏息侍疾無倦容沒時君年四十有九猶作孺子慕是第五人惟伯兄在墟寒問暖老而益虔歲事諸父撫教諸子情意

甚至宗譜久逸力為纂修復參考眉山蘇氏齊郡魏氏成法著為譜例付梓公諸族人親家丁君子洲外舅丁公遜龍兩家中落或經紀其喪或收養其子鞠其孫如一家然自假歸公沒後即絕音追取秋浦許公世英巡按米求遺謁師門要之赴省卒不往常道議修縣志將任以總纂亦力辭不就生事實諸筆墨蓋君之意以故家之後必甘於淡泊始無玷先德故深自斂抑不欲有兩表見也其治學日有常程每讀一書沉潛反覆必應數月平生遊蹤所至往往採其風土謠俗發為詩歌無慙大雅遺棄以來每有所作則多激楚悲絕之音莆田江古郭公惜其生不逢時薤杆未報則

其二卷寄鴻吟社詩草一卷東寧詩草二卷題畫詩一卷荷華生詞二卷詞比一卷詞約四卷其屬稿已定而未編次者吾輩歸為守硯庵文集四卷詩集二卷題跋四卷雜杜詩譯二卷家書二卷皆藏之家君既耽於詩古文詞亦喜臨帖尤好寫經得晉唐法閻書山水亦渾厚有韻篆刻尤工嘗自作印章數十顆見者謂近人趙鶴叔吳昌碩不能過其於文人藝事殆無一不能亦無一不精也君於民國二十四年己亥八月十八日以微疾卒距生清光緒五年己卯六月廿四日春秋五十有七特以越年丙子二月廿一日祔葬於涵江鄉廬孝洋王夫人坐左吾輩先期具狀請銘予與君交情之篤人所共知文行遠不逮君而年長於君老且多病當屬君以身後之文乃轉銘其墓耶人事之不可知如此可悲也夫銘曰

龍以雲為天鯉以水為天夫失其天不如蛭蟪之蜿蜒如君之大廷對策盛筆墨為雲煙行且垂之而造其巔天柱一折墜而游諸淵遂不飛不躍藉著述以窮年默默而守我大玄嗚呼惟其玄也故能賢藏骨於山山不腐

穴坐辰向戌無崇乾分金庚辰庚戌

銘誌墓主庵硯守

守硯庵文集目錄

卷一

明太祖開國用兵次第論 光緒甲辰

楚將伐齊魯觀之齊王患之張珩見魯君請魯中立而以魯將合戰勝後其爲德大
其見恩德亦甚大論 雲南學署月課

趙廣漢爲京兆尹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卒以此敗張敞
爲京兆尹賞罰嚴明而以經術自輔不絕用誅罰由是能自全論

陽城與拾遺補闕守延英門上疏論裴延齡奸佞陸贄等無罪論

募修溜江六里陂啓 丁未

書方正學先生集後 宣統庚戌

讀文中子元經

消寒會小序

悠然軒記

清誥授資政大夫賜進士及第學部候補丞參翰林院修撰先考且園府君行狀 壬子

守硯庵文集 目錄

上徐仁甫太夫子書

上江杏邨先生書

贈趙廬玉序 癸丑

謝趙廬玉先生示讀先君瑩記啓

古文類序

吳君德隆畫像贊并序

吳母李太恭人畫像贊并序

丁節母陳太安人畫像贊并序

黃氏古槃山莊銘

南安洪君家傳 乙卯

洪啓昌哀辭并序

卷二

洪志榮先生傳後敘 戊午

林萍叟畫像贊并序

某君壽頌 代

丁節母八十壽序

李曉村墓誌銘 辛酉

世母魏夫人祔葬墓誌銘

女升墳銘 壬戌

過廬記 甲子

皇清誥贈資政大夫曾王考吳府君墓表 乙丑

曾王母外家賴氏移祀記略

丁節母陳太安人墓誌銘

祭丁節母文

丁母李太宜人墓誌銘

叔祖棟宇公暨配陳太夫人墓誌銘

晉江吳氏兩世孝行傳

族父貞介家傳

守硯庵文集 目錄

某節婦傳

陳義方家傳

吳節母傳

林烈婦傳

吳伯繩夫子七十壽序

丁亦寬家傳

書某氏婦

東寧百詠序

丙寅

蔡澍村先生暨配吳夫人六十壽序

延陵石崎吳氏家譜序

龍江文獻存徵序

卷三

守硯庵詩稿自序

寄鴻吟社詩稿自序

東寧詩草自序

荷華生詞自序

誥封夫人先妣王夫人事狀

丁卯

觀下三房支譜序

戊辰

家譜序

吳伯繩先生墓誌銘

先師冰若陳太夫子百歲冥壽序

說生日之祭貽髯僧丈

貧川陳先生述

陳髯僧先生六十壽序

先妣王夫人墓記

趙秀才別傳

跋休寧率溪程氏六烈婦傳

己巳

守硯庵記

守硯庵文集 目錄

六

洪禹川先生五十壽詩序

唐母莊太孺人七十壽序

先王考厚宇府君述

庚午

洪母鄭太恭人七十壽序

洪母鄭太恭人畫像贊

省齋吳先生家傳

丁君子澗七十壽序

辛未

柳君勉宜墓誌銘

陳母丁太恭人畫像贊

并序

石門草自序

記石門詩稿後

卷四

清故中議大夫刑部主事祝堂黃公墓誌銘

實驗四大健康法序

詞約後序 壬申

稼軒詞鈔自序

東坡詞鈔自序

詞比自序

詞比例言

內子丁安人壽言

昭昧國學專修學校週年紀念序

復家桂生先生書

與家桂生先生書

復家桂生先生書

與家桂生先生書

先妣盧夫人事略

陳髯僧先生墓誌銘 癸酉

梯山堂記

守硯庵文集 目錄

募修泉郡賜恩巖疏

志榮堂記 甲戌

許氏先德錄序

特贈光祿寺卿銜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晉江陳公家傳

吳母李太君墓誌銘

重陽後五日同人遊九日山詩序

丁君子瀾墓誌銘

祭丁子瀾文

昭昧國學專修學校四週年紀念序 代

晉江磁竈吳氏六世祖祠新建梅溪小學校記 乙亥

守硯庵文集卷一

晉江吳鍾善元甫

明太祖開國用兵次第論

爭東南者必得武昌爭西北者必得潼關此漢唐以來中原之形勢也然欲運動天下左提右挈旋乾轉坤二者必交相爲用獨明太祖因東南之形勢而定東南因西北之形勢而定西北其致功之始截然兩不相涉卒踐天子之位成一統之業果天授非人力耶實審於兵機而達於地勢也東南之險在長江扼江之上游曰武昌扼江之下流曰金陵太祖以匹夫起淮右渡江克太平入金陵而都之當是時取張士誠之路有二一沿江而東過京口越金山而至江陰則張氏不得渡江而北一由太平入廣德直指嘉興湖州則姑蘇腹背受敵取陳友諒之路亦有二一略地湖廣收安陵襄沔諸郡以斷武昌之後一溯江而西出蕪湖經安慶入九江折而西北以達乎武昌二寇環金陵東西友諒最强地尤險鄱陽之役固項羽之垓下鄭夏之東都也收兵而東張士誠方國珍不足平矣嗚呼經營江鄂苦戰十年而下八閩舉兩廣僅一二載豈非武昌一隅之地固於嶺海千里之疆哉屹然立乎西北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潼關是也太祖北伐之策先取山東撤其屏蔽

旋師河南剪其羽翼分兵潼關據其戶檻夫潼關上遮川陝下制汾晉得以注全力於齊豫而無後顧之憂微特環燕薊東西南三面堵其要害驅元兵使必北走卽異日之定秦晉收蜀滇實以潼關爲之樞紐然而太祖不早據之何也西北諸將爭爲長雄互相吞噬未暇南牧設於斯時出偏師以攻潼關卽使一鼓而下羣雄連衡四面而至潼關且爲集矢之的又安得恃以規復西北哉勢有所不可而時之未至欲取而姑予以急而爲緩也蓋嘗譬之人有牧羊者逸其二羊其一在藩籬之內奴僕環而取之外寇莫敢先也其一在數里之外奴僕不暇遠求也羣盜逐之而狡者得之矣夫山東河南之保疆自守也是猶藩籬之內也張士誠陳友諒之據東南是猶羣盜聚數里之外也而太祖先取之是狡者得之也向使勞師北征舍近圖遠踰人門檻驚人奴僕不惟主人悉銳環攻羣盜更起而乘其後豈不危哉然則必先定東南而後圖西北者勢也而十數年間西北隕區不復有奮白梃而起者南向以爭中原又烏知非天心之厭亂而故留以待真主之廓清也嗚呼此六朝五季之禍所以不見於元末而太祖真足紹漢高之烈矣夫

楚將伐齊魯親之齊王患之張田見魯君請魯中立而以魯衆合戰勝後其爲德大

其見恩德亦甚大論雲南學署月課

春秋之際楚與晉爭鄭既又與晉爭魯魯君之事楚也久矣迨乎戰國晉分爲三周之宗盟無疆大國可仰庇焉而齊亦非太公之舊魯之不敢顯絕楚歡豈得已哉救亡而已矣楚將伐齊齊患魯之親之也齊臣張丐說魯中立動之以合戰勝後之利歆之以市德掠恩之美嗚呼此丐之絕魯於楚而嫁齊之禍於魯也魯君不察信而退師其失策甚於親楚矣夫楚得魯則楚之所急者在齊不在魯楚不得魯則楚之圖齊者必先并魯此事勢之必然者也魯君之親楚而不親齊者亦知齊之欲求逞於魯猶之乎楚也故丐之說魯不曰從齊而曰中立中立非爲齊也而以間楚魯之交則有餘不使之合勝而使之合敗合敗非善策也然楚敗非遁逃之不暇何能與魯合齊敗則魯之援師朝發而夕至并力一戰可以拒楚此又丐揆以戰後之情形而知魯必不能合楚之勢也丐之絕魯於楚者此也且魯之親楚未能無禍可以緩禍魯親齊未能緩禍直以速禍何以言之魯一親齊而荆尸之卒二廣之兵不之乎臨淄之郊而萃乎穀泗之上赫赫望國遂以淪於異族豈非誤聽張丐之詭計以速償其國而沈其宗乎向使始終親楚無懷兩端則楚禍之及於魯必在齊亡之後以楚既并乎魯而猶不能亡齊固知魯之親楚楚固無如齊何也以魯之親楚而不被楚兵固知魯不親齊楚必不急於圖魯也胡爲退師以結歡於齊而中立

以取怒於楚乎張丐之計行而秉禮之國墟矣丐之嫁齊之禍於魯者此也或曰丐紆齊難而嫁禍於魯固戰國策士工於亡人之國者何足深責何魯君竟昧昧不察而信而從之乎曰魯君之從丐者非他惑其恩德之說而作壁上之觀楚勝救齊齊勝救楚以中立者自重卽以合敗者見重於人也夫助人於未戰之先其功小其禍烈虞公助晉伐虢是也救人於既危之後其德大其恩深齊桓救邢封衛是也然本救災恤鄰之義以行其扶危定傾之舉必其兵彊國大足以副其所志然後德之及人也遠而人之感恩也深彼魯之國小而弱又烏足以語此嗟乎國於兩強之際勢不能自立力不能自存而復依人不終坐觀成敗如魯君之始親楚而中立者斯誠不度德不量力之尤者矣今之論者或咎其親楚爲非策或稱其中立爲知患則信乎張丐之說不惟足以愚魯君而且足以愚後世也利口覆邦家有國者其懔之哉

趙廣漢爲京兆尹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卒以此敗張敞爲京兆尹賞罰嚴明而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由是能自全論

仁者有明刑之政無峻法之心峻法者酷吏也日求人之犯法而刑之人亦不勝其刑矣如是者必反其道以自斃其獲全者幸也夫以漢宣帝之綜核而趙廣漢之嚴明宜可容